落在岁月深处的雪

□曹春雷

春声雷动

曹春雷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那时正值严冬，爹背着一袋草药，要进城去卖。我缠着非要去，爹拗不过我，只好带上了我。那是我第一次进城。路很远，要步行，翻越一座山岭，再走一段平路。但我不怕，山里孩子，脚板硬着呢。

去时，天一直阴着，在酝酿一场雪。到了傍晚，雪花终于飘起来。那时我和爹刚刚离开县城。起初，是小米一样的雪粒，后来变成了大朵的雪花，六角形的那种。

天渐渐暗下来。我和爹一阵紧走。赶到山岭下时，天全黑了，天地之间像是卡上了一个黑咕隆咚的锅。雪还是不管不顾地，漫天飘着。这么黑的天，咋回家啊？我问爹。爹没回我，只是站住，往四周望。

远处隐约有亮光，是的，是灯火。我心里一阵欣喜。爹拉着我，往灯火处去。赶到近处，是篱笆院子，围着一座房子。篱笆门前的狗吠，让屋里的人应声而出。是一对年迈的夫妇。知道我们父子的情形后，两位老人劝我们住下来，凑合一夜，明早再走。但爹说，孩他娘在家里惦挂着，要是不回去，不知道急成啥样呢。

喝了些热水，吃了点饭，又在炉边烤了火之后，我浑身暖和了些。爹和我，又上路了。爹手里多了一盏灯，是风灯，带防风罩的那种煤油灯，风吹不灭，又叫“气死风灯”——能把风气死。是两位老人让爹带上的。

于是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孩子，还有一盏灯，在雪夜中迤逦而行。

天黑漆漆的，像被墨染成的。这种黑似乎辽阔无边。但一盏灯，很轻易地就撕破了这种黑暗。一朵朵向往光明的雪花，前仆后继地，纷纷扑到灯上，但很快就隐身不见了。我紧紧跟在灯后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，一盏灯会让人这么温暖。

来时的路，已被雪隐藏了。爹的脚步慢下来。看不见路，咋走啊，“爹？”我的声音里带了一丝哭腔。爹说：“别怕，爹看得见，路在爹心里呢。”说着，他从路边树上，折了一根长长的木棒，然后一手提灯，一手用木棒戳着面前的雪，探路。他让我踩着他的脚印走，于是，我把我的脚，小心翼翼地，一次次套进爹宽大的脚印里。

茫茫雪地上，只留下爹的两行脚印。

终于到了村口，看见了娘。她披了一身雪，成了雪人。脚四周很大的一片雪，都被踩平了。娘说，要是再等不回来，就要找人打着火把去寻我们爷俩了。

如今爹已去世多年，但那盏“气死风灯”，在我心里却一直没有熄灭过，它使我随时都能看得见那个夜晚，看得见夜色中爹和我踽踽而行的身影，看得见那场雪，纷纷扬扬地下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

坚硬的味道

□颜丙环

瞻鲁栖经

颜丙环，笔名兰宁，男，1967年8月出生，毕业于山东齐鲁师范学院；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家学会会员、东平县政协文史研究员、县文史研究专家顾问；在各级文学期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。

伯父是村里的老中医，瘦高的个子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经常拄着拐杖仰天望，是遥望渐渐流失的岁月，还是与行将消失记忆的灵空对望？不得而知。

冬天的早上，老人早早地点燃煤炉，煤炉上的炉筒贴近一张方桌。他将麦子面揉成七八个面饼，贴在铁锅壁上，盖上锅盖，捅几下炉火，火焰正旺，炉筒霎时烧得烫手。闷一壶香茶，将紫砂茶壶贴紧烧热的炉筒旁，让火热的炉筒烘烤着茶壶。两袋烟的工夫，茉莉茶的芳香，夹杂面饼的麦香便弥漫整个小屋子。

那时，我在上小学。伯父无比伤感地说：想当年，咱家开的“保安堂”药房远近闻名！伯父看病时我守在他身边，集中自己的嗅觉系统，闻病人身上的味道。譬如胃火上扰，病人口臭；糖尿病人身上腥甜……从那时我就顿悟：柔绵的气体，呈现坚硬的味道；味道无形无踪，但有质感，有强烈的穿透力。穿越时空几十年，走进我的梦里，走进现实的空间，碰撞、挤压灵性的思维，慰抚不安分的心灵，融合近乎麻木的嗅觉，激活即将消沉的灵动。

现在的村庄，远离城市的文明，苍凉的古韵也将失去，唯有几个老人、孩子，还有形只影单的妇女在无奈的坚守。钢筋混凝结构的四合院，笔直铁硬的水泥街道，让村庄有了些生硬、冷漠、冰凉。没有温度的村庄，也少有了味道。

小时候的村庄，取熟透、充满麦香的老土，掺上清香新鲜的麦秸，坨了土坯，再垒砌成墙。住进这样的土房里，周身被土草味道环绕，仿佛置身田禾秫草间。下过雨的村庄，潮湿的草房屋檐上滴答着晶莹的水珠，闭上眼，鼻子紧耸几口，湿透的粮草芳香、泥土敦厚的味道扑鼻而来。充满粮食、泥土芬芳的村庄，紧紧牵着在外游子的手，不管在天涯海角奔波，古老村庄的味道，让游子流连忘返、回味无穷。

夏夜，弯弯的月亮挂在院子那棵老槐树的枝干上，随风飘忽不定。听哥哥说，这棵老槐树是姥爷从田间移栽过来的，当时仅有大拇指粗，现在已经长成碗口粗了。在槐树下，铺上刚从场院打下来的麦秸，蓬松、柔软，还透着淡淡的麦草香气。

姥爷腰弯得像一张弓，花白的胡须，手打战，一直抖个不停。依偎在姥爷怀里，用手指捻动着姥爷大拇指上一颗大黑痣，缠绕着姥爷讲神话故事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汗香，还有月光下浸透出尘土般的绵香，夹杂着呛鼻的旱烟味道，让儿时的夜晚充满幻想。有姥爷的小院，像是熟透的庄稼，是一首洋溢着体香的歌谣。

如果村庄是被整理、摔打出来的味道，那田园就是原汁原味、纯天然原创的陶醉。

故乡的味道很柔情，也很坚硬，是一缕永远不会散去的乡愁，是一段有味觉的风土人情，是一抹往返回味的乡土风景，它提醒你来自哪里、根留在哪里……

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敢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柳树

□赵波平 文/图

柳树。

柳树是泰山区域重要乡土树种，它已经融入人们的生产、生活，并成为文化和习俗符号之一。

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。家有千棵柳，不往深山走。桑柳榆槐是个宝，农业生产离不了。杞柳植堤旁，固堤又防浪。高山松柏核桃沟，河滩两岸栽杨柳。九九加一九，遍地插杨柳。无心插柳柳成荫……从这些谚语中，可知人们离不开柳树。

柳树自古备受歌咏。比如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“春柳夏荷秋月夜，风光无处不多情”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“东风勾起垂杨舞”，这里说的“杨”还是柳树。相传隋炀帝杨广开永济渠，敕令在堤岸上多植柳树，并御赐垂柳为杨柳。

杨柳科柳属树种为乔木或灌木，常雌雄异株，我国约有250种，山东省7种，泰山区域有6种，为：旱柳、垂柳、小叶山毛柳、泰山柳、中国黄花柳、河柳。泰山柳分布于海拔1400米以上，玉皇顶后坡较多；旱柳常分布于泰山海拔900米以下；其余常分布于低海拔。柳树为强阳性树种，性喜湿气充足的砂土地；柳树可造纸，做家具，制器具；柳叶含水杨甙、木犀草素、水杨醇等，具有止咳、祛痰、清热消炎等作用，是临床药物来源之一，也是灾年度荒的救命野菜。

柳树在黄河流域防洪抗涝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清乾隆年间，谷家庄人赵浣曾沿汶河大堤自费栽植柳树千株。明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年间，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，治理黄河27年之久的河工专家潘季驯高度重视植柳护堤工作。他发动植柳并传授刘天和的“植柳六法”，又进一步实践了植苇种草护堤法。柳树可以说是成活并不断增长着的防汛物资，其根系可以护堤，其树干是河工中的重要桩木，它的枝条是埽工及“柳石枕”的重要原材料。历史上，黄河护堤埽工基础常为柳石枕、柳淤枕，护堤也常用柳石搂厢，截流堵口合龙时用的也常常是柳石枕。因此，柳树也成了河工历史上的有功树种。